

大道至简育英才

——教育简政放权破浪前行

邹雅婷 弓淑慧

近日，《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印发，将“推进教育放管服改革”列为一大重点，并明确提出实施“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等一系列重要举措。这预示着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破浪前行。

力度空前 直指顽疾

如果说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的一声春雷，那么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吹响了新千年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挺进新时代的号角。它重申了“简政放权”这一体制改革重点，明确了包括促进“管办评分离”在内的改革方向。这些文件成为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基本遵循。

“要实现教育管办评分离，必须简政放权。教育领域存在的教育行政化及由此导致的千校一面、急功近利的等顽疾，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简政放权不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如是表示。在他看来，教育简政放权包括两个层面，即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通过简政放权，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是提高教育质量，满足社会教育需求，促进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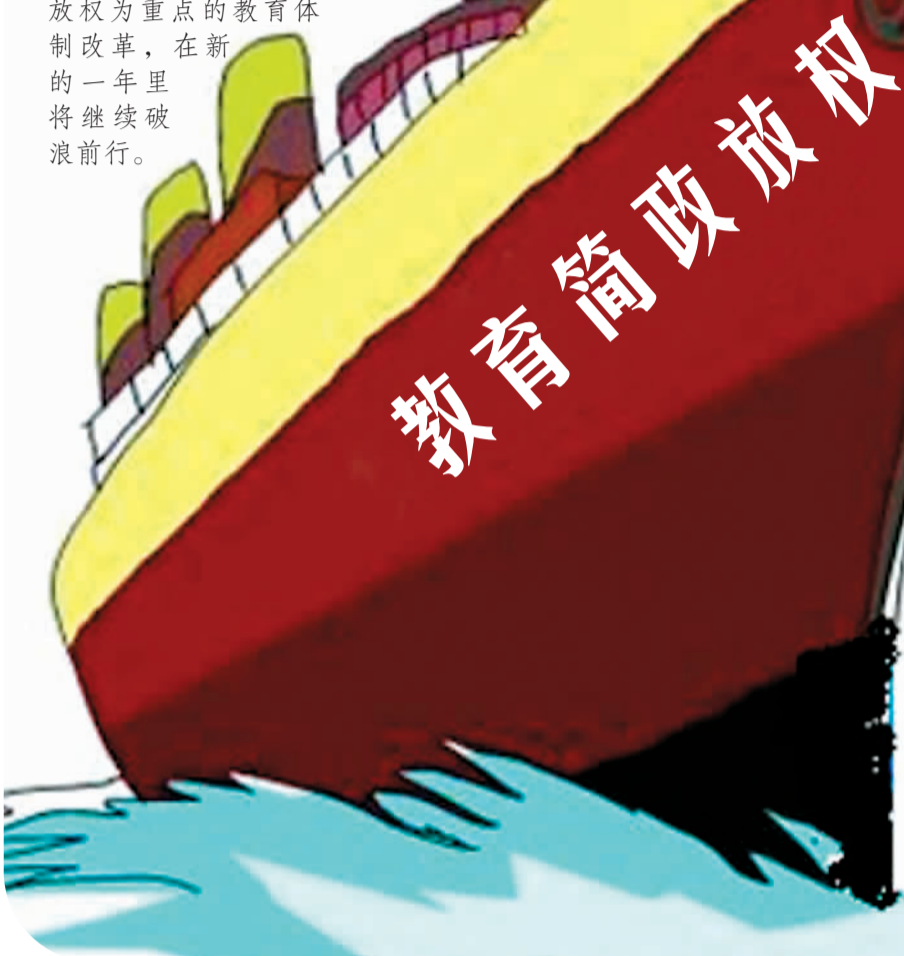
纵观这些年教育改革实践，熊丙奇认为既找准了“病灶”，又开出了正确“药方”。他举例说，新时期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包括学校在内的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明确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紧锣密鼓 推进改革

笔者通过梳理发现，近4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取消、下放了20多项教育领域审批事项。2014年初，国务院相关文件宣布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12月，《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发布，提出从7个方面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从5个方面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2015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转变政府职能，严格控制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项目评审、教育评估、人才评价和检查事项；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清单之外的事项学校可自主施行。

教育简政放权改革紧锣密鼓，社会各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对于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举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长期以来，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如同一道戴在众多高校领导头上的“紧箍”，“行政化”的“经”一念起来，高校领导就辗转反侧。终于这个“紧箍”被摘下来了。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自主性，使其能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发展健康管理、大数据科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对《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学教授李立国对笔者表示，这些措施的确抓住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关键所在，真正落实后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拿出魄力 啃硬骨头

在肯定成果的同时，相关专家表示，教育简政放权还存在一些亟待纠正的错误认识和改革节奏与力度的把握问题。李立国说，教育评估既有外部评估，也有内部评估，推进管办评分离，不能只重视前者，而忽视政府内部的自我评估。他进一步指出，不能把“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教条化。完全依靠社会机构来评价教育的成效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评估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有些环节的改革，李立国认为力度要再大一些，比如，虽然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审批，但是高校专业设置仍需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且时间间隔很长，很多学校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急需设置博士点，但是未得到审批就无法开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教育法研究会副会长焦志勇则指出，要为简政放权顺利推进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他说，虽然《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明确规定了高校办学的自主权，但由于上述法律以及相关行政法规、教育部门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规定都过于笼统和粗略，特别是在没有真正界定好作为管理者的政府与办学者的高等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的情况下，学校在“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等方面依然一筹莫展。在现有的办学自主权都未充分落实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高校自主权无从谈起。

在熊丙奇看来，那些已经作出重大决策的改革方向，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相关主管部门应该拿出“啃硬骨头”的精神，大力推进，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包括人事权、财权在内的学校各项改革，为落实其办学自主权提供必要前提。

立说力行 久久为功

邹雅婷

2017年开始不久，教育领域简政放权就传来政策礼包。先是1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有4项涉及教育审批。而在最近公布的《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

据统计，本届政府明文规定取消下放的教育审批事项已超过20项，教育简政放权的改革步伐铿锵有力。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措施更好落地、取得更大成效仍面临障碍。有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或学校，但地方或学校并没有做好配套措施来承接，导致政策面临空窗期。有的改革意见较为笼统，没有对落实情况进一步规范，这就难免造成“说得多，做得少”，甚至出现基层部门“自定义改革”的现象，导致实际运行效果偏离了简政放权的初衷。

长期以来，我国以公办教育为主，政府既是学校的投资者、主办者，又是管理者、评判者，行政力量对于教育领域的介入太深，要想全面推行管办评分离，让学校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需要进行不断的博弈和系统性的改革，绝非一蹴而就。

教育简政放权最大的难点在于由政府部门主导针对自身的改革，只有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以高超的智慧进行制度顶层设计，立说力行、久久为功，才能不断取得突破。

作为心理学和教育工作者，笔者主张大力推进“积极教育”。积极教育是积极心理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积极心理学是新世纪以来在美国兴起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强调激发正能量，引导人们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面对生活，提高幸福感。把积极心理学引入教育领域，就是积极教育或积极教育学。笔者曾长期在美从事积极心理学教研，深感其重要价值。

积极教育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文化DNA密码。笔者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财富爆发式增长靠的不是斗争而是合作。而积极的心态是合作与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孟德斯鸠认为，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不是斗野蛮、拼产品，也不是博弈、竞争、计较、吝啬，而是讨人喜欢，让人快乐。在他看来，在快乐多的地方商业发达，在商业发达的地方遇到快乐的人。积极教育正是促进快乐交往。

与传统教育偏重“知识”学习不同，积极教育在鼓励“求知”的同时，强调培养“知识以外”的能力。加拿大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知识之外的能力第一是设计感，抑或说美感；第二是快乐感，让自己与他人身心愉悦健康；第三是意义感，找到生命和生活的意义；第四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善于讲故事，把抽象概念具体化；第五是引起共鸣的能力，善于感染和激励他人；第六是共情能力，善于捕捉和理解他人的感情、感觉。

积极教育符合人类大脑活动规律。研究表明，低级脑细胞负责具体信息处理，比如看、走等；而高级脑细胞负责美感、共情、共鸣等功能。高级脑细胞越活跃，人的智慧就越高、情感就越积极、成就就越大，因而培养活跃的高级脑细胞至关重要。积极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指向就是培养学生开展高级脑细胞活动的能力和习惯，笔者把它定位为打造中国领军世界的ACE（王牌）。ACE中的A是Aesthetic，即审美；C是Creative，即创造；E是Empathic，即情感共鸣。

基于近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开展积极教育除了进行“乐观性格教育”“社会关系教育”“健康生活习惯教育”之外，还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情商教育。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类在心情积极的时候思路更开阔、行为选项更丰富、行动的欲望更强，大多数的创造性工作是在快乐积极的情况下完成的。积极教育重视情商，教会学生发现、培养、管理、交流积极情绪。

二是幸福教育。美国心理学家齐斯真秘·哈伊认为，幸福就是一种全身心的快乐的体验，笔者将其称之为“福流”，它描述的是一种沉入其中、物我两忘、驾轻就熟、点滴入心、酣畅淋漓的心理体验，并且这种体验是可以通过学习、创造获得的。

三是利他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利他是幸福的，帮助别人是在寻找快乐。积极教育就是以科学的方法开展利他教育，使利他成为一种全身心的愉悦的体验。

四是美德教育。这里所说的“美德”是建立在人心、人情、人性基础上的价值理念。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一些公认的美德要素，比如，都喜欢有勇气、仁慈、有爱心的人，更尊重欣赏他人、好学上进、有创造力的人。积极教育要让学生欣赏、热爱并培养这些美德。

（作者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手术机器人成直播网红

本报记者 潘旭涛

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一间资料室里，肝胆外科的胡明根医生在解说一场胰腺切除术，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场手术进行了全球直播。

什么样的手术值得全球直播？

胡明根正对面的显示屏上，播放的是手术的实时画面，画面上出现的是3根机械臂，切割、缝合，这正是机器人手术。

截至2月9日，肝胆外科刘荣教授团队的机器人肝胆胰手术量成功突破1000例，手术量位居世界肝胆胰外科领域第一。胡明根是刘荣团队的成员。他向记者介绍了机器人手术的过程。

虽然叫做机器人手术，其实还是医生在操作。医生坐在操控台前，两手各操控一个控制柄，眼睛对着操控屏上的3D目镜，开始做前进、后退、剪、挑等动作，这些动作同步传递到机器人的机械臂上，灵活地在患者身上作出切割分离组织、电凝止血、扭转、打结等动作。

机械臂最大的优势是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在腹腔狭小的空间里，能够完成精细的动作，患者创伤小、出血少、并发症少。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大医院总共拥有60多台这样的手术机器人。

如今，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机器人手术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刘荣团队想到了创建互联网医学教育平台——互联网世界医生培训平台，通过海内外数千个教学点，对手术进行直播。

“通过一个简单的智能终端，外地基层医院的医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其境地观摩到大医院权威医生的手术实况，还可以实时交流。”刘荣说。事实上，观看直播的不仅是国内医生，还包括美国、韩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科医生。

通过苹果平板电脑，辽宁昌图县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张坤，观看了刘荣主刀的“机器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手术直播。他表示，这让县级医院的医生开拓了眼界，了解到国内外最先进的手术技术进展。

链接 近年教育简政放权举措（部分）

2013年5月，教育部取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合作办学机构聘任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核准，取消高等学校部分特殊专业及特殊需要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计划审批。

2013年12月，教育部取消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审批、调整的高等职业学校使用超出规定命名范围的学校名称审批，取消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

2014年2月，教育部取消利用互联网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教育网校审批、国家重点学科审批、高等学校设置和调整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审批；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审批下放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2014年8月，教育部取消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审批，取消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审批。

2015年3月，教育部取消科技查新机构认定。

2015年5月，教育部取消高等学校赴境外设立教育机构（含合作）及采取其他形式实施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审批、省级自

学考试机构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审批和孔子学院（课堂）设置及年度项目审批。

2015年10月，省级政府取消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者非学历高等教育审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校外学习中心（点）审批。

2016年2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审批、省域范围内跨地区举办中小学国际体育竞赛审批、港澳台本科在读学生转读内地（祖国大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审批，取消对教育部实施的高等学校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审批初审；省、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教育网站和网校审批。

2017年1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认定和高等学校副教授评审审批；省、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取消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含民办）章程核准以及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

（弓淑慧 邹雅婷整理）

